

双塔

山西出版集团

俏也不争春的麝月

张芳

读《红楼梦》时间久了，会有这样一种感受：书里的人物，有一些是急风骤雨式征服读者，有一些却是牛毛细雨式慢慢感染读者，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贾宝玉、林黛玉等，后者则是李纨、麝月等人物。

麝月是谁？麝月是怡红院里四大丫鬟之一，排名应在袭人、晴雯之后，秋纹之前。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十回，宝玉回到房中，见别的丫头们都玩去了，独麝月一人在外间屋里抹骨牌，就问她怎么不同他们玩儿去？只听麝月不疾不徐来了这样一段话：“都玩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那一个又病了。满屋里上头是灯，地下是火。那些老妈妈们，老天拔地，伏侍一天，也该叫他们歇歇。小丫头们也是伏侍了一天，这会子还不叫他们玩玩去。所以让他们都去罢，我在这里看着。”说得十分在理，只是没什么个性，我们没法把她同贾宝玉区分开来。

再读《红楼梦》，看到麝月姑娘得到王夫人的表扬，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。仔细阅读书中与麝月相关的章节，将其言谈、行事、经历桩桩件件拼凑起来，忽然就有了新发现：从前我低估了这位温柔安静的姑娘，要论才干，其实她并不在袭人、晴雯之下。

不说的，单讲辩才一项，麝月就是怡红院的头牌。第五十二回，因小丫头坠儿窃镯被撵，坠儿的娘急急赶来怡红院理论——关键时刻是麝月出面镇住了那媳妇。但见她忙不忙道：“这个地方岂有你叫喊讲礼的？你见谁和我们讲过礼……便是叫名字，从小儿直到如今，都是老太太吩咐过的，恐怕难养活，巴巴地写了她的小名儿，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……嫂子的原也不得在老太太、太太跟前当些体统差事……怪不得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……”不假思索就是一大篇精彩的反驳词，对方当然只能败下阵来。

再看第五十八回，因着洗头琐事，小丫头芳官的干娘何婆对芳官又打又骂——晴雯跑去指责，对方根本不理，袭人知道自个没啥口才，多半也弹压不住，于是忙唤麝月出来救场——好个麝月，果然因此丢掉饭碗，就不得不假借恩威认错了事——至此，我已记住了这位有独特光彩的姑娘。

三读《红楼梦》，掩卷沉思之余，不知不觉又有了这样一个印象：麝月是怡红院里性格最可爱的姑娘，没有之一。

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最可爱的是晴雯姑娘么？我的看法是，晴雯是不错，不过她的聪明有点伤人。麝月却是聪明而忠厚的，那回宝玉纵容晴雯撕扇子，她并没有作壁上观，而是好言劝晴雯“少作些孽吧”；小红为玉熙凤传话那回，麝月也是在场的，以她的智商情商，当然猜得透小红那点小心思，但她保持了缄默，并未像晴雯那样出口伤人；她对老妈妈、小丫头们亦很体谅，每回读到她说的那一句“老妈妈们，你们一天一天地，伏侍一天，也该叫他们歇歇”，我就觉得这位姑娘好懂事，老天一定不会亏待她的。

也许有人说，晴雯之外，招人喜爱的姑娘不是还有袭人、小红、芳官等？拿袭人来说，她虽然能干，不过那份渴望争宠夸耀的野心使她的可爱打了折扣；小红、芳官同理。

比较起来，在麝月身上看不到虚荣和野心。以她怡红院一等丫头的身份，叫厨房柳嫂子另做个芦蒿炒面筋之类并非难事，可她从来不那么做；因出谋划策有功，顶头上司王夫人给袭人又是升职又是加薪，有的同事对此颇有微词，能力与之不相上下的麝月却没有表示出任何不满……她依然是那个柔和、恬淡、俏也不争春的姑娘。

认真推敲起来，曹雪芹先生对麝月也极为重视，最好的例子莫过于“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”那回，作者特意安排她抽到一枝酸醃花签：开到酸醃花事了。酸醃，是春天里开得晚的一种花，此花开后，这个季节再无其他花卉盛开了。意谓麝月是陪伴贾宝玉时间最长久的女孩——我很欣赏这位能同富贵、亦能共患难的好姑娘，您呢？



麝月白描人物画像

改琦(清)绘

经典漫谈 (20)

文史交融写传记

韩振远

成为一个固有形象。近年来，各地出版的司马光传记，也有七八种之多，作者文笔不同，写法有异，笔下的司马光却大致相同，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面面俱到。如何写出一位不同的司马光，是作者面临的另一道难题。

人物传记要求不抬高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不妄赞，不添枝加叶，不旁逸斜出。然而，“言而无文，行之不远”，人物传记无论怎样讲求真实、客观，毕竟是一个文学门类，与单纯写史相比，更讲究文学性。但人物传记的文学性，并非以史实为骨、文学为肤那么简单，需要按照作者的理解，遵从史实，将传主放在一个社会大环境和各种矛盾冲突中，既表现出传主的思想、经历，又表现出传主的个性和价值。

古代文人自幼都以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为理想。司马光无论有多少经历、多少身份，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，吟诗著文不过是文人雅兴，《资治通鉴》巨著皇皇，也不过是遭遇挫折后的隐忍之作。从根本上说，司马光志不在此，政治上若一帆风顺，史上可能不存在这样一位史学大家。因而，只有以政治家身份落笔，才能写出真实的司马光。砸缸故事固然生动，不过是人生铺垫；修史过程固然曲折，不过是人生补充。

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，多数时间又是以帝师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。从43岁当台谏官，上书为皇帝立规矩，到任翰林学士、经筵侍读竖起反变法旗帜，与王安石对垒，再到洛阳修史，甚至到当宰相废除新法，始终都以史为鉴教导皇帝。如此，司马光的政治家身份又与史学家身份交融，这样的司马光胸藏锦绣，正直、严肃、谦恭，板着脸孔，带有浓重的夫子气。

司马光的个性、品操是在成长历程中一步步形成的，从“青胡核事件”的懵懂无知、砸缸救友的勇敢机智、“不簪花”的内敛孤傲、“便亲”随父的青涩怯懦、“屈野河事

件”的苦楚焦虑，到“御前奏对”时的直言相向，愤然辞职时的果决毅然、当上宰相后的固执偏颇，不同时期，都有个不同的司马光。一味恭俭正直、温文尔雅，或一味冥顽不化、倔强偏执，都不是真实的司马光。

品读司马光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，作为反对派，欧阳修曾受风化之辱，苏轼曾遭乌台之祸，司马光身为反对派的旗帜，敢与皇帝争辩，能与宰相对立，但是，皇帝奈他不得，政敌奈他不得。所以如此，并非宋朝“与士大夫共天下”，政治宽松，亦非司马光善于为人处世。仕途上的司马光恰恰是个耿介倔强到执拗偏狭的直臣，行他人所不敢行，言他人所不能言，即使面对皇帝，也能吐胸中之块垒，抒直臣之怒气，这种做法可谓官场大忌。所以能立于不败，全身而退，在于品德上的恭俭正直、行为上的一身正气。

“熙宁变法”的废立之争，是司马光最精彩的人生大戏，也是作者刻意描写的重中之重。御前交锋、阿云风波、体要之争、马王书信、辞官隐忍、万民争睹、荣任宰相，一幕接一幕，作者实际是导演。同样的剧情，本书写司马光正直、王安石激进之外，并不特意褒贬一方。司马光遵礼爱民，王安石为国理财，各有各的出发点，各有各的道理，作者的使命是用文学手段，形象地描写人物，明晰地理清观点，使读者愉快地阅读后，深入思考，得出自己的结论。在此，文与史的融合十分重要，二人皆文臣，看似激烈的争论，实际多用奏章、书信表达，作者需要用文学方式，使原本枯燥、平面，甚至繁琐的文字，变得生动、立体、丰满，体现出人物的思想、个性。

史家写史时，将自己安放在历史的经纬中，同样，作家写人物传记时，也将自己显露于作品的文字中。《恭俭正直司马光》已出版，能否达到文史融合目的、成为一本与众不同的司马光传记，有待读者检验。



北宋熙宁元年(1068)八月，司马光、王安石、王珪三位翰林学士为宋神宗经筵讲学，奉旨来到延英殿。一进殿内，司马光与王安石当着神宗面，在御前就酝酿中的新政展开激烈交锋。

木为枕，睡熟后，身体稍动，头从枕上掉落，惊醒后继续伏案修书。就这样，自北宋治平三年(1066)始，至元丰七年(1084)，《资治通鉴》书告完成。参考无数史料，写上千卷草本后精心删改至成书二百九十四卷，其中心血可想而知。

以民为天。理想信念永远是一个人的不竭动力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……这是一代代士大夫纯粹而至高无上的理想信念，司马光也不例外。因为心中装着百姓，他才没有选择辞官做陶渊明，而是面对复杂官场勇敢逆流而上；因为心中重视百姓，他才不惜拼上性命和前途，无数次向皇帝直言进谏；因为心中爱惜百姓，他才连上数道奏章为百姓抗争，甚至不惜投向纷乱的党争，为百姓发声；也正是因为要为百姓探索出更好的制度，他才立志编写《资治通鉴》，意图让政治家们借鉴历史，励精图治，建立更强大富饶的国家。

《礼记·大学》载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”只有坚持理想信念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，才能修谈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

当今社会反腐倡廉，不止是谈廉洁本身，更是在说要时刻严于律己，这是司马光对我的启示。我相信，今后翻开《资治通鉴》，我会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司马光。

一身正气 风骨傲然

——《恭俭正直司马光》的启示

李婷婷

在阅读韩振远先生创作的《恭俭正直司马光》(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)之前，我并未对司马光有更多关注，只知道他是砸缸的机敏少年和呕心沥血为国著书的史学大家。直到读毕掩卷，才明白司马光的一生风骨傲然，一言一行令人敬仰。

阅读中，能感受到韩振远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功夫。作者阅遍史书，引经据典，通过一条条正史、信札、奏章以及同时代人的言论等，为我们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现场。十八篇重要节点，如同一颗颗明珠，串起了司马光恭俭正直、清正廉洁的一生。

在司马光的一生中，虽没有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，没有可歌可泣的传奇，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君子品格始终如一

坚持。在当代社会，司马光的风骨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。

诚实正直。正直地面对自己的功过，诚实地对待赏罚。初入官场，资历尚浅的司马光经验不足，在屈野河之战作出错误判断导致战事失利，牵连自己的恩师庞籍被政敌攻讦。庞籍为了保护司马光，甘愿接受惩罚，司马光反倒得以升迁。这件事成为司马光心中无法释怀的痛。他不断地向皇帝和同僚说明真实情况，却没有人信他，升官于他而言成为惩罚，他不断上书请辞。这就是司马光，在前程和心中的原则面前，他又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。

节俭守正。摒弃物欲诱惑，修炼一身正气。司马光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回忆小时候：“吾性不喜华靡，自为乳儿，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，辄羞赧弃去之。”一个幼童，即对华服加身感到羞耻，这既是天生的品格，相信也是得益于正直的家教。虽然司马光官职不低，但一生清贫。他担任国子监直讲时，十分清苦，以致家中遭贼后，连被褥外衣都无力再置办一件；夫人病逝，三品官衔的他典去仅有的两顷薄田，才得以将夫人灵柩送回老家下葬；退居洛阳时，司马光独居陋室读书，修史，甘坐冷板凳；晚年拜病，抱病卧床，司马光对太皇太后特别发放的薪俸坚持不受。清廉一生的司马光，始终不允许自己行差踏错一步。

尽职尽责。居其位，无其言，君子耻之；有其言，无其行，君子耻之。

对待自己的每一任官职，司马光兢兢业业，一丝不苟。尤其是初任台谏官一职，负责舆论监督，纠察弹劾官员。司马光不仅每日勤勤恳恳地上书进言，与同僚针锋相对，更是把自己规劝的对象指向了皇帝，对于皇帝不恰当的做法，司马光会立即加以指正。他上任之初就为皇帝进言“五规”“三言”“三德”等行为和吏治规范，足以称为一代诤臣。晚年拜病，司马光拖着病体，昼夜处理公务，腿脚不便，仍坚持由养子搀扶着每日上朝理政。

做官如此，著书亦如是。在外放修史期间，司马光为《资治通鉴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。五十多岁的司马光夜以继日修史，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，他在午休时效仿先贤，以圆



北宋元祐元年(1086)，新法倡导者王安石薨于江宁府。消息传至开封，司马光令人焚香，取来公服，穿戴整齐，向南方长揖之后，肃立良久，老泪纵横。随后，请对王安石优加厚礼，并公正评价：“介甫文章、节义过人处甚多，而性不晓事，喜逐非，致忠直疏远，谗佞辐辏，败坏百度，以至于此。”

以上配图为《恭俭正直司马光》插图 王志英 绘

我35岁以后开始为少年儿童写作，迎来了个人文学之路上的春天，竟也神奇般地焕发了心力，如夸父般追赶岁月，不似已至中年。如今10年过去，虽无大成，却也于心愿之中注入了些许满足之感。于内如此，于外，则社会活动相应增多。加入山西省作家协会15年之后，不久前，我首次参加了作协组织的采风活动。

作为一名山西人，我长期工作、生活在北京，人生有一半时间不在山西度过，这也是我与“组织”疏离的原因之一。采风而兼回乡，心情自是愉悦。然而在报名之后，又被安排到学校给孩子们分享创作体会，心中不免惴惴，唯恐露脸之余露了怯。于是认真写了数千字的发言底稿，每天晚饭后一边遛狗，一边练习，路人虽然并未侧目，而自己却苦恼于每次出口都是新的版本，无法定于一。我从未在大庭广众之下长篇大论过，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埋头写作者的短板。好在自己所选题目是有感而发，和学生们的作文日常息息相关，心里还算有数。

采风在晋城，分享在晋城一中。进校先沿着校内道路听校长介绍，路边的展板尽显学生们的风采。偶有学生穿过道路，校服的颜色在阳光下鲜明亮丽，传递着青春的气息。每天早上，我开车送儿子上学，在校门口看见孩子们稚嫩而满怀朝气的面孔，常常莫名开心，此时看见他们，像是回到了北京。

孩子们在阶梯式报告厅坐得整整齐齐，我们甫一到门口便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。我心中高兴，然而坐到前排，依然惴惴。首先上台分享的是国内儿童文学界的理论评论家崔昕平教授，她是大学老师，站在发言台前，端庄从容，言简意深。主持人现场在网上搜索了她的介绍，到我时只有我事先提供的简介。我不由莞尔，上台先称：“我把百度难住了，它查不到我。”由此竟然化解了心中的紧张，顺利完成分享。

为有源头活水来

李晓虎

后来，在和儿童文学创作者们座谈时，我由衷感叹，是孩子们丰富的阅读体验和高涨的交流热情给了我正面反馈，我才得以和她们一起完成这次分享。

我的题目是“在写作套路和自由表达之间”，举了不少作家作品的例子，一问一应之间，竟激发了我深藏已久的演讲才能。同学们提的问题出乎我的意外，足显读书之多、思考之深。一位男同学问我是什么给我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动力，我不假思索地说是我的儿子。正像他们的活力和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一样，儿子的一言一行都给予我灵感，而我只能回报以爱，写作便是我爱的表达。

我以为，我采风的目的地已经达成了，我已经从孩子们的身上，看到了下一代的活力跃动，看到了家乡甚至国家的未来。

晚上，我们去了太阳古镇。太阳古镇在太行山下，曾出仕官、善制针而闻名。仕官多便多留宅第，善制针则因冶铁业发达，有“古有阳阿之剑，可断牛马，水截断雁，当截斩坚甲铁幕”之说。阳阿即太阳古称。因为冶铁，竟演绎出了一种地方特有的娱乐活动——打铁花，把火红的铁水洒到空中击打，激发生星星。在镇前广场，我们和乡亲们一起，坐在砖石台阶上观看了这火热的生活激情的绽放。远处，繁星“星”如花雨播撒；近处，村里的孩子们或观看，或嬉戏，或骑小车转圈，皆自在怡然。我不由被他们吸引了、感动了，面

前的场景，形象地诠释了何为幸福。在响声震耳的背景音乐声中，我的内心安宁。能为孩子们写作，是幸福的。

采风收官在赵树理文学馆。馆内除赵树理生平事迹展，于西楼有一书院，令来者眼前一亮，我心里也涌起了喜悦。书院即一小型图书阅览室，设计精致时尚，图书也门类众多，有大小读者在静静地阅读。意外在书院的名字，叫“政协书苑”。询问得知，书院由晋城市政协创办，向社会开放，既可以面向政协委员开展授课、举办读书沙龙等活动，又可以为市民提供读书、学习之所。目的在于“培学习之风”，也在于“察社情民意，进而期‘懂政协、会协商、善议政’之果”。晋城人的进步之思、提升之举，或许，又是一个活力涌动的缩影。

山西的儿童文学创作者们在文学馆交流座谈，一个个拳拳之心，想为孩子们写出好作品来。他们也是活力跃动的。

归程之中，大多数人乘坐大巴返回太原，在车上依然热烈讨论。我坐高铁回京，看着微信群里稍微显露的实况，欣喜于此行的收获之丰，却忽然又有些遗憾——在晋城一中时，由于时间所限，没能听到更多举手的孩子们的问题。他们的脑海里，都在思索什么呢？

孩子们的回答，是孩子写作者的出发点。还是得多走到孩子们中间去，聆听他们的思索，感受他们的活力，努力和他们同频共振。